

刊名创意:王蒙 刊名题写:沈鹏

本刊主编:姜锦铭

值班责编:李牧鸣 刘小草

扫二维码，
关注新华每日电讯

邮箱: worthreading01@163.com

电话: (010) 88051377

本报记者朱程

书香常熟:从「富而藏书」到「图书馆+」

走过曲折的田间小路,叩开一座不起眼的农家小院大门,第一次去这里的人很难想象,在这个看似普通的小楼里竟然收藏着近50000册各类图书,其中不少藏品在国内已很难觅得踪迹。

这座江苏常熟市民间藏书楼的主人叫王清波。上世纪90年代,他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“先富起来”的一批人。但与同龄人不同的是,他将自己收入的70%用来购买书籍,甚至不惜卖掉曾经的别墅,放弃从事十多年的摩托车修理营生,回归田野去读书。

坐在被书籍包围着的沙发上的这位当代“隐士”,在谈到当年的经历时异常平静。“不可否认,买书、看书是需要经济基础的,但书籍带给我的快乐并不能用金钱来衡量。通过读书,我学会了挣钱,也是通过读书,让我能够追求精神上的富足。”

在常熟,像王清波这样的民间藏书家大有人在。追溯常熟历史,“富而藏书”早已融入这座城市的发展骨骼。曾几何时,世家大族们以读书为荣,著书、抄书、藏书、刻书相互竞争,吸引四方名士汇聚。

明崇祯年间,冯舒、冯班兄弟与常熟藏书家何大成等一行六人为抄写宋刻《玉台新咏》,顶风冒雪,带着纸墨笔砚和干粮来到苏州藏书家赵均的“小宛堂”,连续抄写四天四夜,若痴若狂。明末清初的钱曾,藏书以宋元善本为主,藏书目录取名《读书敏求记》。书成之后钱曾从不离身,大藏书家朱彝尊苦于无缘一睹,于是借宴请之名把钱曾灌醉,重金买通钱曾童把书偷出,派10个书童抄写,半宵而成,成就了一段书林佳话。

吴晗撰写的《江苏藏书家史略》中称:“以苏省之藏书家而论,则常熟、金陵、维扬、吴县四地始终为历代重心。”常熟地方志对藏书家及其藏书事迹也较早地作了记述,《常熟志》第一次在地方志中将藏书家单独列传,其后,《重修常熟志》也附设藏书家传。

常熟藏书之盛,更因历代文化名人的加持蜚声四海。钱谦益,这位晚明文人出身宦宦,其绛云楼藏书丰富,名贯东南,铁琴铜剑楼,被誉为晚清四大藏书家之魁楚,其主翟氏不惜以“一亩宋纸,一两黄金”购买书籍,历经五代,世守不替。晚清著名的政治家翁同龢,虽身处高位仍醉心藏书,曾六访书店求购宋版《集韵》……

经考证,常熟明代的藏书家有150位,清代的藏书家有125位,藏书家的数量在全国县级市中遥遥领先。

如今,位居全国百强县前五位的常熟,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达到49066元,藏书也不再是当年达官贵人们的独有。

每两年,常熟就会组织评选一次最美藏书家庭,其中既有教师、医生,也有工人、个体户、农民等,获奖者虽只获得一些简单的物质奖励,但是藏书这一文化自觉本就跳出简单的物质占有,成为这座城市的精神财富。

“常熟派藏书家藏书致用、流通古籍的思想占主导地位,藏书人对私藏图书并不独享,更多的是秉承开放的态度,通过编印家藏书目来传播藏书信息,或以刻书为己任来广传秘籍,或提供借用以共享私藏。”常熟市图书馆馆长李烨说。

72岁的华瑞芯,被誉为“电影海报资料收藏国内第一人”,如今还保持着每晚读书的习惯。不到100平方米的空间里既是他的藏书楼也是他的卧室,这里不仅收藏有23200多册电影图书,更有21000多张电影海报资料。

开放收藏,虞派藏书家分享的东西正从过去有形的图书转为无形的思想。近年来,常熟市每年都会由图书馆牵头,根据不同年龄段读者的需要开展多种形式的读书分享活动。如围绕常熟篆刻、书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,针对青少年开展体验式交流,围绕老年读者开展朗诵经典著作等活动,吸引了诸多读者参与。一些活动名额一经互联网发布就会被“秒杀”。

“阅读不应该是静态的,而是动态的。体验与交流能够加深对书本知识的理解,让读者更好地领会贯通,学以致用。”李烨说。

馆藏如此丰富,如何让书教育人成为关键。随着现代人阅读习惯的改变,更加碎片化的阅读方式正给传统公共图书馆运营带来新的挑战。怎么吸引更多的人阅读?怎么满足不同人群的阅读需求?这些共性问题亟待破解。

常熟的办法是推广“图书馆+”。根据设计,凡有打造图书角、图书室、图书馆等需求的社会组织、机构,都可以到常熟市图书馆申请,设备、场地由组织、机构负责,市图书馆则根据场地面积、周边人流量等因素提供一定数量的图书,并负责定期流转和管理,每年只收取少量的服务费用。截至去年底,常熟共建成特色分馆28家、图书流通点63个、24小时自助图书馆6家。

“书店不是挣钱的方式,而是一种生活方式。参加图书馆+不仅给我们的生意带来帮助,更搭建起一个与读者深度交流的平台。”常熟市图书馆馆长李烨说,文心书店店长陈海卫说,这间充满文艺气息的书店会不定期举行关于文学、阅读、生活、人文、绘画、摄影、音乐、电影等沙龙活动,已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“网红”书店。

“阅读不是一个束之高阁的东西,它应融入生活,融入家庭。我们通过举办家庭阅读才艺大赛”等活动推动家庭阅读,让读书成为一个家庭的联系纽带。”李烨说。

走进陈平原夏晓虹的书房

开栏的话:新年伊始,“草地”周刊推出“走进名人书房”专栏。我们将走进作家、学者、艺术家、文化名家等大家的书房,通过书房这条小径,抵达思想的彼岸,在他们构建的知识地图中,找到人与书的共情之源。

首期就让我们跟随书评人绿茶先生,走进陈平原、夏晓虹教授的书房



绿茶

虽然听杨早描述过陈平原教授书房的规模,但走进陈老师家书房,还是大吃一惊。客厅、餐厅以及通往厨房的墙体都是书架,几乎看不到露出来的墙,而整个客厅也堆满了书、杂志和资料,此外,陈平原和夫人夏晓虹老师还各自有个书房,也是被书挤得满满的。我们一行四人到来,更增加了客厅的拥挤感。

平原老师随手把沙发上的书和资料挪了挪,我们和书挤在一起,喝茶、聊书。过程中,陈老师反复提到找不到书的问题,这可能是读书人的通病,书越来越多后,书房的功能性就越弱,想找的书越来越难找到。陈老师坦言理想中的书房不用太多,但要有舒适的阅读环境,可整理这么大规模的,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。

陈平原和夏晓虹都是北大中文系教授,对晚清及近代文学史、思想史、文化史等领域有深入研究。陈平原教授除了文学史,还对大学、城市、声音和图像等诸多方面有持续研究,今年,出版了晚清画报研究大作《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》,在年底众多好书评选中榜上有名。夏晓虹教授多年从事晚清妇女文化研究和梁启超研究,著有《晚清文人妇女人文》及多部梁启超研究著作。

从事近现代文化研究,涉及的面很宽很杂,古代、现代、外国都要涉及,历史的、社会的、政治的、艺术的也脱离不开。所以,陈老师家的书房可以算是学术大百科,方方面面的书籍包罗万干,加之一直以来入的多出的少,以至于形成了现在的书房规模。

绿茶:陈老师好,一进您的书房大吃一惊,这样规模的藏书真是少见,我很好奇您的书房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规模的。

陈平原:二十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题为《父亲的“书房”》的短文,大意是看一个人的书房,可以知道这个人的兴趣、学养、气质等,而且还可以预测他孩子的未来。这是一种精神上的传承,孩子从小在那个环境里长大,自然会受到熏陶。其实,我们小时候,家里藏书不算多,房子也不大,但在那个时代,有那么好几柜子书,已经了不起了。

文化大革命中,我们家的书基本上保存下来,没有被毁。因为“文革”一开始,我爸所在的汕头农业学校的学生们就冲进来,把我们家所有的藏书给封起来了。既然贴了封条,别的红卫兵来了一看,就没有再去弄。后来我妈妈解放了,就以教书需要为由,把书取出来。

而后,我不能升学,这批书就随我到了我插队的山村。所以,“文革”期间,我和别人最大的不同就是,我基本上不读书。这批书,今天看没什么了不起,但对当年的我来说很重要。爸爸妈妈都是教语文的,历年初中、高中以及中专的语文教材,还有相关的教师读本,家里都有。另外,我爸爸还有这几个方面的藏书,比如说古典文学,还有俄苏文学,尤其是文学史著作。像游国恩等主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,“文革”以前出的,我们家有;后来我在中山大学念书时,老师黄海章先生的《中国文学批评简史》,家里也有;还有北京大学的林庚先生、吴组缃先生等人的著作,也有。王瑶先生“文革”前出版的《书,记得就缺一本,其他都齐了。那个时候的中学老师真是厉害,为了备课,竟收藏并阅读那么多专业著作。这些书,当时我只是乱翻,并没有认真阅读。说实话,即便读也读不懂。但不管怎么说,山村插队,有书可读,对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。

后来我检讨自己的阅读趣味,应该说有一些缺憾,比如说欧美或日本的东西,我们家没有,因为我爸不喜欢。还有,社会科学、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很少。早年的阅读很重要,不仅是知识积累,更重要的是定下那个调子、那个趣味。日后有些东西你很容易读进去,有些东西则很隔,就是进不去。正是有感于这一点,我才专门写了《父亲的“书房”》。小时候的阅读,知识含量不高,但养成了你读书的兴趣,包括陪伴书房的生活姿态,当然,还有对某些学科的亲近与疏离。

你问我的书房为什么会是今天这个局面。

因为我们不是藏书家,为自家研究而收藏,书籍必定杂乱无章。藏书分两种,一种是为读书而收藏,一种是为收藏而读书。我们家藏的都是常用书,除个别有纪念意义的,主要是自己研究所用,没有特别珍奇的本子。

我和晓虹的专业本来就有重叠,加上各自有所延伸,而做近现代这一块,藏书有个特点,古代需要,现代需要,外国也需要,因此古今中外都会有。还有就是,只在文学这个圈里打转是不够的,我们还要读历史的、社会的、政治的、艺术的,多少都涉及。加上本身读书兴趣驳杂,我们家的藏书专业性不强。上海的周振鹤、江晓原他们的藏书有特点,比我们强多了,有很多独门绝活。

当然,我对图像和文字的关系感兴趣,有关明清绣像或晚清画报的出版物会注意收集。在深圳演讲的时候,有个特意从长沙赶过来的读者提问,说他追着读我的书好多年,为什么关于明清插图的《看图说书——中国小说绣像阅读札记》(北京:三联书店,2003)不再重印,也没有续集。我说很遗憾,因为那书写得太浅,自己不满意,还想往下做,资料也收集了不少,准备等退休以后动手。像这样的专题,单靠图书馆收藏不够,要做研究,就得有所准备。其他一般书籍,我就不刻意收藏了。

绿茶:我今天带了一本您的《读书的风景》,谈大学时代的风月和读书。你从北大读博一直到现在,北大这个氛围,对您的阅读、研究和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?能再谈谈您眼中理想的读书风景应该是什么样的?

陈平原:这书印了好多次,最近正发行增订版。关于阅读与北大的关系,可从两个方面谈。一方面是,相对于其他学校,北大的人文学是比较从容的,学校要求你多读书,而不是整天忙着写文章。我的导师王瑶先生说过,在读研究生不要急于写文章,努力把水筑高,这样,开闸时才会冲得远一点。要是有一点点小心就忙着写文章,你不可能走远的,这就好比不建水坝而随意宣泄一样。所以,在北大读书,时间上比较宽裕,读书的兴趣也比较广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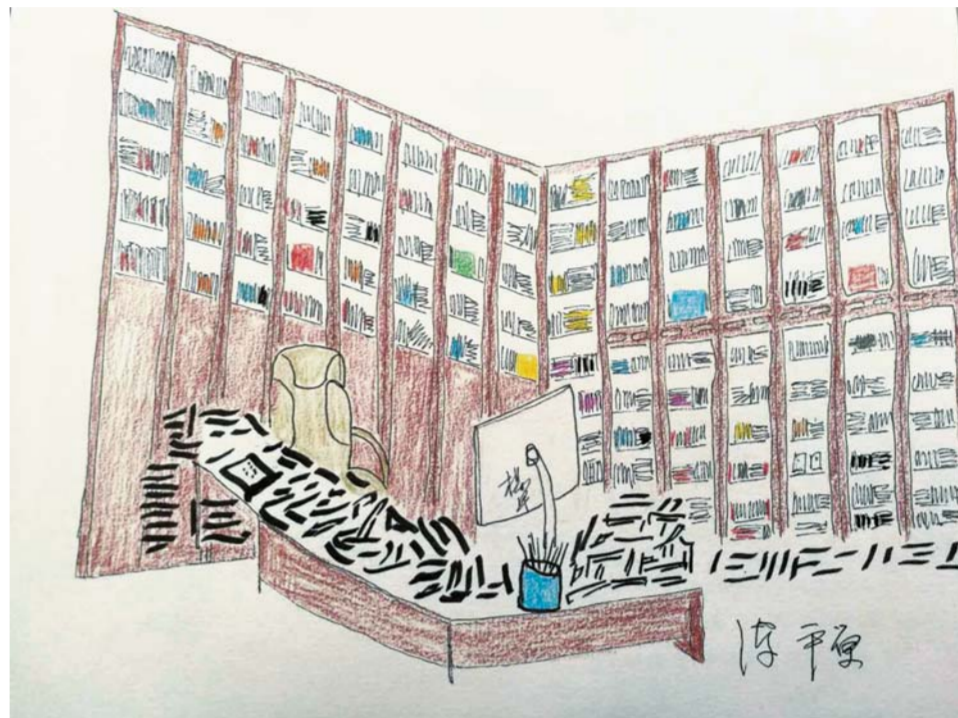
另一方面,大家想象不到的,你别看我的藏书这么多,但我不刻意追求藏书的全,原因是我靠着一个大图书馆。我再怎么收藏,都不及北大图书馆。所以,大套书,不急着用的书,我不收藏。家里藏书,基本上是日常使用的。真到研究某个专题,那时自家藏书肯定不够,还得靠图书馆。

绿茶:你还有一部书叫《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》,那种坐拥书城的感觉的确好玩。但是现在的阅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手机阅读、知识付费等等,导致我们的阅读被弄得支离破碎,感觉现在阅读已经不那么好玩了。那您觉得读书这件事情除了自己做研究,或者说好玩,还有什么样的趣味在里面,可以让更多的投入投入到阅读这么一件好玩的事情中来呢?

陈平原:应该说这么说,有两种不同性质的阅读。专业性质的读书不可避免地带有功利性,你想做什么研究,得尽可能穷尽相关资料,不管那些资料有趣无趣,你都得读。另一种阅读,不是为了做课题,更多地考虑自己的兴趣。现在大学的问题是,很多人已经丧失了凭个人兴趣读书的意愿和能力,所有阅读都是为了写论文。读书有心得,忍不住写作,那很好;若只是为了写作而读书,你的趣味会变得很窄。坐拥书城和漫卷诗书的好处,就是在专业阅读之外,保留另外一种阅读的姿态与乐趣。不能完全排斥网上的阅读、手机的阅读,我自己也有不少片段的阅读,但那是以书斋里正襟危坐的读书作为底子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,会变成纯粹的消遣,或者像杨早说的,只是“知道了”,那就有点可惜。现在的资讯太多,不是风就是雨,没有一点自己的立场,你会被冲得站不稳的。

阅读者必须有自己的立场,有一定的主见,同时,不排斥各种杂音。任凭风吹浪打,不会轻易翻船。鲁迅说,同样是读书,有的书要用心体会,有的则随便翻翻。只说一方面是不够的,书房很安静,但它连着网络。外面的世界固然喧嚣,但也很精彩。

绿茶:您的学术脉络是很清晰的,有自己



▲手绘陈平原书房。 绿茶绘

▼书房中的陈平原、夏晓虹伉俪(左二、左三)。



阅读的主线在那里,但其实也是一个一个小专题的组合,像画报、文学史等等,这些专题方向和专项收藏,你的书房场景大概是什么样的,跟我们分享一下。

陈平原:我们家不大,没办法像耶鲁大学的孙康宜教授那样,她把整个地下车库改造成书房,按照研究专题,分成若干个角落。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刘梦溪先生也有这个条件,在这个书房研究陈寅恪,在那个书房阅读钱锺书。我们家书房不够大,两个人的藏书又互相交叉,没办法做到边界清晰。当我在不同的话题间穿梭时,好多书会一时找不到。因教学及研究的需要,我不是只做一个课题。比如,我做画报研究期间,还关注大学问题、城市问题,以及演说如何影响近现代中国的文章变革等。如果我有三四个研究室就好了,实际上不可能,因此,书桌上以及身边书柜中的用书,就不得不经常更换。

绿茶:您的学术版图这么大,旁征博引那么多,怎么去找到这些书?光靠记忆吗?

陈平原:据说25岁以后,人的记忆力就开始衰退了。因此,即便聪明人,也不要太相信自己的记忆力。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知识地图,知道什么地方有什么宝贝,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去取用。学会探宝的能力,比获得某些具体知识更重要。所谓“学术训练”,某种意义上就是建立这个知识地图。具体到每个人,都必须有自己的书房小径。你发现很多有经验的读书人,似乎需要什么资料手到擒来,那是因为他们早就在图书世界里建立了自己独特的路径。

可以这么说,学界需要庞大且多样的知识地图。而对于个人来说,需要一条书房的小径。

绿茶:那你现在的学术和生活的比例是什么样的?

陈平原:很难说动与静的比例。除非外出或有人来访,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阅读、思考和写作,学术已经生活化了。通常工作一两个小时会休息一会,每天都争取出去走走,但时间不固定。

绿茶:能描述一下您理想的书房是什么

样子吗?

陈平原:理想的书房,其实藏书没必要那么多。像我今天这个样子,不是最佳状态。理想的书房,最好是既舒适,又方便,还清洁。北京有灰尘,如果书太多,不清洁的。只是一味地讲坐拥书城,而不问阅读状态,那也不好。藏书是为了享受读书,应该在比较舒适的环境中阅读,那样更好些。我们家目前的书太多了,正在努力减少,要不,过度挤压生存空间。特别好的书或与自家研究直接相关的书当然保留,至于一般书籍,需要时到图书馆去借就可以了。家中太拥挤,想用书时找不到,更烦。葛兆光说他和戴燕达成协议,我们书房就这么大,进一本就必须出一本,保持恒定的数量,这样保证留下来的书真的对我们有用。我们得向他们学习,不然的话,进的多,出的少,很快就会成灾的。

绿茶:那你现在除了给老家捐一些之外,还有什么往外清书的手段吗?

陈平原:老话说,敬惜字纸。除非特别烂的,当废纸处理掉,一般的书籍,有送给学生的,更多的是捐给老家韩山师范学院的图书馆。因我们还在做研究,哪些送,哪些留,挑选起来很麻烦。因此这书速度慢,就像你看见的,家里还是很乱。

绿茶:你对书占有欲吗?

陈平原:凡读书人,都会喜欢书。要说对于书籍的占有欲,夏晓虹比我严重。因为她小时候集邮,凡集邮的人,都有收藏癖。

绿茶:占有欲是爱书人的通病,那您书房中这么多的书,有没有一种或几种是您的镇房之宝?

陈平原:我们没有镇房之宝。有些书对我们有特殊的纪念意义,不想散出去,也就如此而已。要说版本,并不是特别珍贵。比如,我对章太炎《国故论衡》的初版本感兴趣,特意从孔夫子网上拍下来;我对鲁迅著作的几个早期本子特别珍惜,因那是岳父当年送的;我还保存一本小小的《唐诗一百首》,那是我小时候读的。诸如此类,都是跟个人生活经历有关。另外,朋友赠书一般也不会往外散。